海大韩国研究 7

韩国近代文学与中国

李海英 金在湧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海大韩国研究　7

韩国近代文学与中国

李海英　金在湧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 13 篇文章，对近代朝鲜半岛文人在中国移民、经商、留学和参加抗日战争历程中新撰写的游记、散文、诗词和小说等作品予以介绍和评析，透视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及其抗日战争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揭示日本侵略者所谓“东亚共荣”“五族协和”的虚伪本质。本书适合相关专业人士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近代文学与中国/ 李海英，金在湧主编.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13-17156-6

Ⅰ. ①韩… Ⅱ. ①李… ②金… Ⅲ. ①近代文学—文学研究—韩国—文集 Ⅳ. ①I312.60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1400 号

韩国近代文学与中国

主　　编：李海英　金在湧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出 版 人：谈　毅
印　　制：虎彩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14.25
字　　数：224 千字
版　　次：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313-17156-6/I
定　　价：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769-85252189

本书的刊印得到2014年韩国教育部及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振兴事业团)“海外韩国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AKS－2014－OLU－2250004)的资助。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Core University Program for Korean Studies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Korean Studies Promotion Service of 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AKS－2014－OLU－2250004).

PREFACE 序　言

时至今日，将韩国近代文学研究孤立局限于韩国本国之内的短视性越来越明晰，学者们开始讨论韩国文学与外部世界，特别是日本的关联，这实为可喜之举。韩国的近代化进程与欧美及深受欧美影响的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文学亦然，韩国近代文学是在韩国与欧美日的联动中产生的。因此，孤立局限于本国之内，反而无法深刻理解韩国近代文学。

首先需要瞩目的是欧美。当时中国和日本有很多作家侨居欧美，然而韩国作家却不同，极少有直接接触欧美的。因此，研究韩国近代文学与欧美的关系时必须更加注意多层性、复合性。很多韩国作家是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日本这一透镜观看的欧美，所以无法避免折射。无论最终接受结果是表层性的还是创造性的，相关研究者都须细致考察其过程。而且，顺而思之，还须考虑韩国文学与日本近代史、近代文学的关系。很多韩国作家都曾在日本留学、侨居，潜移默化间接受日本的影响。因此，可以说韩国近代文学与日本的关系是需要我们研究者不断探索的领域。在不了解日本近代文明和近代文学的情况下研究韩国近代文学是一件多么抽象、不可能的事情，这一点，认真思考过韩国近代文学的学者们应该都深有体会。现在很多韩国近代文学研究者正努力理解日本，并以此为切入点研究韩国近代文学，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局面。

然而，中国却被诸多韩国近代文学研究者遗忘了。其实，中国在韩国近代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学中所占的比重远远超出了我们想当然的认知。很多韩国作家曾移居或短期到访“满洲”、“伪满洲国”，并通过文学作品将自身经历还原再现。特别是日本统治末期，创作出了大量以满洲为题材的作品。韩国近代文学与“满洲”的联动早已成为韩国近代文学研究者研究工作中不可忽略的支点。如果说“伪满洲国”之前仅是韩国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一块鸡肋，现在则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但是，韩国近代文学中的中国身影，不仅只是关外（中国东北地区）之影，还包括关内地区。正如本书中所举，许多韩国作家都曾来中国关内地区访问、暂居，甚至许多与日本渊源深厚的作家，内里也与中国牵连颇深。如同李泰俊的中国游记所述，即使在冷战时期，仍然有许多在朝鲜战争前后越过三八线到朝鲜半岛北部（即当今朝鲜）的作家访问中国，创作作品。虑及以上，研究韩国近代文学与中国的关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当然，要想通过与中国的联动理解韩国近代文学，必然会牵动东北亚整体。正如本书第二部分所论，韩国作家的中国之行，固然不乏单纯的中国行，但大多数是与日帝的对抗中来华的。绝大多数来“满洲”和关内的韩国作家是为了躲避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他们的中国行与日本的殖民统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这一点来看，研究韩国近代文学中与中国的关系，必然会成为一件问询整个东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工作。这种视角在研究韩国近代文学与日本的关系时很难确保，但是要探究韩国近代文学和中国的关系，必然光影相随。

之前韩国近代文学和中国的关系研究被忽视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冷战余波是最大的原因。日韩两国在建交之后，交流日益频繁，中韩两国却由于冷战的影响长期没有交流。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韩建交，韩国研究学者才能访问中国，并随之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韩国学者无法来华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大村益夫教授曾访问中国延边，确认尹东柱墓所在地，由此可以看出中韩长期冷战所形成的交流壁垒。韩国学者来华访问的同时，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者也开始赴韩交流。两国学者通过多种途径展开讨论，明确了研究韩国近代文

学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然而迄今为止，所关注的主题仍然十分有限，且缺乏长期深入的探讨，所以未能取得显著成果。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至今未闻有两国研究者合作撰写专著。从这点来看，本书可称为该课题研究史上的筚路蓝缕之作。当然，力有未逮，疵玷难免，前路依然漫漫。首先，由于诸种原因，对几位作家的探讨不得不托于日后，非常遗憾。而且，关于韩国近代文学上中国所具有的意义，还需要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深化研究。此外，对东亚连锁的研究探讨尚不够深入。若本书能成为引玉之砖，带动该课题研究的活跃开展，各位研究者的辛劳和冒险定不会化为徒劳。

最后，向积极响应这一生僻策划的所有研究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李海英

CONTENTS 目　录

第一部分　韩国近代作家与中国

金史良和中国…… 金在湧(韩国圆光大学)　3

金史良《乡愁》里的三种乡愁…… 李京在(韩国崇实大学)　18

李泰俊与《伟大的新中国》…… 李海英(中国海洋大学)　36

李陆史·例外状态·诗…… 崔贤植(韩国仁荷大学)　57

春园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联考察…… 权赫律(中国吉林大学)　78

中国体验与朱耀燮的文学世界…… 崔鹤松(中国中央民族大学)　88

韩雪野的中国认识

——以小说《大陆》与中国游记为

中心…… 韩红花(中国青岛理工大学)　100

金台俊与延安行　…… 张纹硕(韩国首尔大学)　112

第二部分　韩国近代文学,中国与东亚

转译的原始主义

——论 20 世纪 30 年代东亚中的赛珍珠…… 金钟郁(韩国首尔大学)　143

20 世纪前半期张赫宙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传播 …… 金长善、韩 菁(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160
金山,在东亚的革命性实践及“问题指向性证言
叙事” …… 高明徽(韩国光云大学) 175
崔南善的满洲体验与《千山游记》 …… 崔 一(中国延边大学) 195
“文丛”同人的朝鲜人再现 …… 朴丽花(中国盐城师范学院) 204

第一部分　韩国近代作家与中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金史良和中国

金在湧（韩国圆光大学）

一、金史良和东亚

在韩国近代文学史上，除金史良外，难以再寻找到对于亚洲的想象力如此丰富的作家。对于金史良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学界通过多方考证已经得到了证实。他在留日时期，就已步入日本文坛，并且开始了日文写作，所以必定比起其他殖民地作家，与日本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即便如此，韩国文学界对于这一关系的研究却并不尽如人意。1973 年日本就曾出版金史良全集，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然而韩国学术界对金史良的冷漠令人费解。笔者认为这种冷漠的态度有一部分是冷战所造成的，但其主要原因还在于金史良的日文写作。已经出版的《金史良全集》收录了他的所有日文作品的韩文翻译版，全集的问世将成为丰富金史良与日本关系研究的基石。

在韩国近代文学史中金史良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来自他与日本的关系，同时还来自他与中国的关系。迄今为止，对于金史良的研究主要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朝鲜的关系中进行，与此相反，在与中国的关系中进行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即便有，也局限在他的短篇小说《乡愁》一篇。其实，中国在他的文学中占据着较大比重。1939 年 3 月，东京帝国大学德文系毕业在即，金史良曾到北京看望在京的朝鲜人和周作人等中国知识分子，这便是能够证明他与中国有着联系的一个有力证据。1944 年中期，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北之势已趋于明显，日本开始动员全部资源投入到战争当中。同时期金史良再度来到中国，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访沪期间金史良对东亚以及世界的动向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虽然他在结束为期一个月的短期逗留后直接回到了朝鲜，但是在中国的体验却成了 1945 年 5 月流亡中国的主要契机。金史良在中国时期创作了戏曲《蝴蝶》等多篇作

品，同时还参加了抗日运动，可见中国在他文学中的比重之大。

韩国近代作家中与中国和日本同时发生关系的作家除金史良外几乎为零。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作家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就相对薄弱；反之，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作家在与日本的关系上却相对薄弱。这一点上金史良实属特殊。探究金史良与中国的关系，能够全面呈现他的东亚观点及对东亚的想象力。

二、1936 年，帝都东京—朝鲜的金史良与台湾的吴坤煌

探究金史良与中国的关系，首先要关注 1939 年春的北京之行。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在即，金史良从日本到了北京，并在旅京期间留下了韩文和日本两种版本的旅行记。要深入研究他的北京之行，需要了解 1936 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后金史良与当时正活跃于东京文坛的台湾作家吴坤煌的相遇事件。在帝都东京，殖民地朝鲜人金史良和殖民地台湾人吴坤煌的偶遇预示着金史良将会与中国发生联系。

金史良在作品中曾两度提到吴坤煌。

> 与吴坤煌的又一次邂逅是在北京。关于吴君，想必已被多人熟知。他作为台湾人，在东京文坛也有着名声。他对我说自己居住天津，正在赶往北京，恰巧车子来了，我与他刚进行一分多钟的对话被中断，对此我感到十分可惜①。

> 兄知否台湾诗人吴坤煌？曾在某警察局遇到过此人，他那清晰的面容令人印象深刻。去年从北京回到天津时，在天津站的站台上也有过一次相遇②。

引文中的第一段是 1939 年金史良旅京后发表在《博文》杂志上的《北京往来》。有趣的是，《文艺首都》中刊登的同作品的日文版《enamel 皮鞋的俘虏》却不见两人见面的片段。金史良与吴坤煌相识之时，正在日本从事着反帝国主义

① 金在湧、郭炯德编：《金史良作品和研究》2，亦乐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4 页。
② 金在湧、郭炯德编：《金史良作品和研究》4，亦乐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08～409 页。

之国际主义的活动，因此推测金史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才没有把这一片段写进日文版作品中。但是当他面对朝鲜读者的时候，感觉到有必要强调自己与同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作家吴坤煌的关系，因此，才会把两个人的关系写进《北京往来》，并突出了这一片段。

引文中的第二段是写给台湾作家龙瑛宗的回信中的一个片段。在台湾，用日文写作、同样在《文艺首都》发表过作品的龙瑛宗听闻同为日本殖民地的作家金史良被提名为日本著名的“芥川赏”候选人的时候，有感而发给金史良写了一封信。在此之前，其实龙瑛宗和金史良没有过任何交集。笔者认为同是殖民地出身的作家、用日文写作的共同点引发了龙瑛宗对金史良的特殊情感，才会给金史良写信。信中龙瑛宗指出了金史良的《走向光明(光の中に)》偏向于日本人的取向。对于这个问题，金史良在写给龙瑛宗的回信中表示自己也有同感，同时还表示有意向对此进行修改，在他的回信中还询问了有关吴坤煌的情况。

正确理解金史良对吴坤煌的情感是把握金史良主张的反帝国主义之国际主义的捷径。吴坤煌曾在 1929 年留日，在此之后成了在日台湾作家的核心人物。1933 年在东京与台湾作家张文环发起了“台湾艺术研究会”，并刊行了机关志《福尔摩沙(フォルモーサ)》。1934 年“台湾文艺联盟”在台湾成立，日本的“台湾艺术研究会”转为“台湾文艺联盟”的东京支部，由吴坤煌和张文环负责，同时他还参加了左派剧团“筑地小剧场”和“新协剧团”，与日本文人村山知义联合起来。

金史良在作品中提到曾见过吴坤煌，那么这一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更为深层的意义？对此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资料，那便是刊登在《大阪朝日新闻》的有关日本警察拘捕吴坤煌事件的报道。据 1937 年 3 月 12 日的报道，吴坤煌被捕，其罪名是和已被拘捕的金斗熔一同利用戏剧舞台鼓动民族解放，尤其是鼓动台湾、朝鲜、中国的联合；同时，报道还指出吴坤煌在 1936 年邀请崔承喜到台湾与其一同进行过民族启蒙运动①。吴坤煌和金斗熔的密切关系及他们一同参加的运动值得我们关注。吴坤煌于 1929 年渡日后便热衷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KOPF)结成后，他曾在联盟所属台湾委员会就职，就是在这一时期结识了同联盟朝鲜委员会的金斗熔。该委员会曾被称为朝鲜台湾委员会。报道明确指出吴坤煌参与了“3·1 戏剧”，可见吴坤煌和金斗熔在这时就开

① 《大阪每日新闻》1937 年 3 月 12 日。

始有着密切的联系。1934 年,狱中的金斗熔被释放,开始负责“朝鲜艺术座”,两个人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吴坤煌通过这一层关系,1936 年才得以邀请崔承喜到台湾展现她身为殖民地人却散发着的非凡气象,可见吴坤煌是台湾少有的关注朝鲜的人物。1936 年 7 月,金斗熔因“朝鲜艺术座”事件再次被捕入狱,而结束崔承喜的访台演出回到东京的吴坤煌也相继被捕入狱。

有鉴于此,可以推测出金史良与吴坤煌相见的契机。金史良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德文系时,加入了《堤防》同人。其实,金史良在就读佐贺高等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憧憬东京,后来到了文化中心之地东京后,便与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僚们一同展开了同人活动,而《堤防》同人便是这一活动的结晶。但是《堤防》的同人除金史良以外都是日本人,所以他的内心总有一些无法填满的空虚感。金史良想和朝鲜的作家在日本共同进行文学活动的渴望,对他后来参加“朝鲜艺术座”起到了一定的影响。1936 年 4 月,金史良开始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此时他得知东京的朝鲜作家们通过戏剧相互交流的消息,此后便开始积极加入到他们当中。“朝鲜艺术座”在金史良到东京之前,就已经在日本的朝鲜人社会广泛流传,仅 1935 年 3 月 3 日和 4 日两天的演出就招揽了 620 人次的观众,可见其知名程度。此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下属团体“3・1 剧团”,随着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的解散而被解散。但是其成员成立了“高丽剧团”,试着东山再起,却因种种原因于 1935 年 1 月再次被解散。为填补这一空白而问世的便是“朝鲜艺术座”。“朝鲜艺术座”通过 1935 年 11 月演出李箕永的《鼠火》和韩泰泉的《土城廊》,成功招揽了 700 人次的观众,趁势与 1925 年 2 月成立的“朝鲜新戏剧研究会”相互联合,成为名副其实的在日本的朝鲜人戏剧团体。两个团体的联合得到了日本戏剧家村山知义的帮助,而这一联合成了在日本活动的朝鲜有志之士的新的出发点①。1936 年 7 月,“朝鲜艺术座”在负责人金斗熔被捕前夕,还一直在东京各个地区演出戏剧,以此聚集更多的在日本的朝鲜人。

金史良在“朝鲜艺术座”活动的时期,也正是吴坤煌与“朝鲜艺术座”有着联系的时期,因此他们自然有着相见相识的机会。尤其在金史良因“朝鲜艺术座”事件被捕入狱的时候,吴坤煌已经被关押在同一警察局,所以两个人能有机会

① 对“朝鲜艺术座”的介绍参考了其核心人物金斗熔的两篇文章。金斗熔:《日本文坛剧团的动向》,《东亚日报》1936 年 2 月 28 日～3 月 8 日。金斗熔:《朝鲜艺术座的近况》,《テアトロ》,1936 年 5 月。

相见。

虽然金史良和吴坤煌是通过日本左派作家拉近关系的，但是因为他们作为殖民地朝鲜人和台湾人的身份，与日本左派作家在思想上有着一定的出入，这便是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与金史良、吴坤煌的关系都非常密切的村上知义包含在内的日本进步作家群主张的反法西斯和反资本主义的观点，两个人都表示同感，但是在反帝国主义观点上日本左派作家和他们却无法产生共鸣。笔者认为金史良和吴坤煌就是因为能在与日本进步作家无法产生共鸣的观点上达成了共识，两个人的关系才会变得更加密切。金史良和吴坤煌与日本左派作家在不同维度上追求的一点便是对中国的认识。

吴坤煌与当时居住日本的中国作家，与左翼联盟作家的关系尤为密切。左翼联盟是 1930 年 3 月在鲁迅等人的组织下结成的团体。1931 年春，居住东京的中国作家们成立了左翼联盟东京支部。虽然这些作家联合日本内部进步作家展开了多种活动，但其成员的归国等原因，到了 1931 年 9 月却处在了快要解散的状态。1933 年受中国左翼联盟组织部长周扬的指令而渡到日本的林焕平于 1933 年 12 月重新组织了左翼联盟的东京支部，1934 年 8 月至 1936 年 11 月该支部相继刊行了《东流》《诗歌》《杂文》同人志。据台湾学者柳书琴的研究①，吴坤煌与左翼联盟东京支部的中国作家关系尤为密切，与张文环相比之时，更能凸显这一事实。有鉴于此，可以想象金史良不仅与吴坤煌相识，而且通过吴坤煌深入了解了当时中国的文学界和政治局面。当时在中国正展开着两个口号的论争，左翼联盟最终被解散，文学界也跟着抗日的步伐实现了左右合作，左翼联盟东京支部也随之解散。金史良通过这种种事件加深了对中国和中国文坛的了解，因此 1939 年他的北京之行并非偶然。

这一时期金史良对台湾和中国的关注蕴含着对帝国主义近代的觉悟及克服近代的初期志向。在此之前，吸引在日朝鲜知识分子眼球的一直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们深信通过这种国际主义能够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所以并不关注殖民地问题等。但此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此前所指定的方针开始进行自我批判，同时开始关注起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的问题。活跃在日本文坛，同时一直关注这一问题的吴坤煌将这种国际趋势转化为自己的模式。金史良也是如此，

① 柳书琴：《荆棘之道》，联经 2009 年版。

他摆脱了无产阶级之国际主义的束缚，走向了批判帝国主义近代的道路，且在此过程中开始关注中国。

三、1939 年，魔都北京—武汉三镇沦陷后的东亚

前文中阐释了 1939 年春金史良的旅京源自他对中国和东亚持续的关注，但是对于此次旅京的时间需要更为缜密的揣摩。金史良旅京时期是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中国主要据点的时期。1937 年 7 月，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但此时还无法确定战争将以何种局势展开。像金史良等憧憬反帝国主义之国际主义的志士尤为关注战争的局势，因为如果这场战争能以中国的胜利、日本的败北告终，那么朝鲜的独立也是指日可待的事实。但事与愿违，1938 年 10 月武汉三镇沦陷，中国多数核心城市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战争胜利的希望变得渺茫。当时不少亲日的朝鲜作家和知识分子将武汉三镇的沦陷视为日本霸权统治的开始，便将目光转向到日本的亚洲主义，快速走向亲日的不归路，李光洙和张赫宙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金史良目睹着在日本文坛用日文创作、憧憬无产阶级之国际主义的张赫宙走向亲日道路的行为，更加深刻感受到了时代的演变所带来的问题的严重性。他感到有必要亲自确认中国是否真的向日本举了白旗。

> 东京文坛唯一的朝鲜作家某氏写了一篇《写给朝鲜知识分子阶级》的文章，开始大反动的时候，我用日文写作，并非是因为较之用我们的语言（朝鲜语）写作，能够较易地通过检阅，而是我认为这能够更加真实地转达朝鲜的真相、我们的生活情感，就是在这样崇高的气概与热情的鼓舞下拿起了手中的笔，但是……①

引文中的某氏是指张赫宙，《写给朝鲜知识分子阶级》这篇文章是张赫宙于 1939 年 2 月发表在日本文艺杂志《文艺》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以《呼吁朝鲜知识分子阶层》为名转载在朝鲜《三千里》杂志的 1939 年 4 月号）。在这篇文章中，张赫宙表达了对武汉三镇沦陷的绝望之情，并公开宣布要走向亲日的道路。

① 《文学者的自我批判》，《人民艺术》，1946 年 10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